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十四回 未死人忽地開喪 妙彌縫從豐代稿

且說陳兩堂自從到了濟南，守了一個多月，不曾得著差使，光景日見窘迫，又不便向人告貸露出窮相。正在為難之際，忽然接了江陰兩封信，說是丈母死了，心中越覺悶悶不樂。拿著兩封信，躺在煙榻上，發了一會煙迷，朦朧之間，彷彿入夢，說是家中死了人了，及至看那死人時，正是自己老婆，不覺一驚而醒。提起煙槍吸了兩口，忽然心中一動，想出一條計策來。取過紙筆，起了一個稿子，然後叫家人到外面去叫一個刻字匠來，叫他拿了這稿子去照刻。

看官，你道他刻的是甚麼？原來是刻訃帖。然而天下事，那裡有死了丈母女婿刻訃開喪的道理？誰知他刻的不是他丈母的訃帖，卻是他老婆的訃帖。只因窮極無聊，便異想天開撒這麼一個大謊，只說死了老婆，遍處散出訃帖，定日受弔。他是在山東三四代的人，所有官場紳士，那一家、那一個不相識？

這一散起來，卻也散了二三百份出去。人家得了他的訃帖，不免便送奠禮，也有送幛的，也有送聯的，也有送錢的。到了受弔那天，便居然設起孝堂來，把個十歲孩子披了粗麻，扮成孝子，胡鬧了一天，倒也有好些人來叩奠的。這麼一混，那位護院陳中丞，倒送了二百弔京錢的楮金，連各寅僚的，差不多收了三百弔大錢，被他捱過了一個窮關頭。還揀了一軸幛子，換了幾個字及上下款，寄到江陰去挽他的丈母。恰好這件事情鬧了之後，陳護院連下了兩個札子，委他一個本職文案、一個官書局督辦的差使。麗堂奉札之下，不免趨轅謝委，一面拜同事，一面擇日到差。

且說第四回書中所表的撫轅文案田仰方，他本是山東的一個老候補，他當日以通判到山東時，現在的護院陳蕙裳還是個知縣，彼此本是相好。陳護院這回接印之後，自然照舊留差。

喜得這護院是個風流倜儻人物，所有一切舊友。莫不略分言情的，所以差使格外好當，上下之情也易於通達，並無壅蔽之虞。

這也是他的長處。田仰方本是個豪俠之士，最歡喜應酬，因此護院越發和他共得來。這一天看見兩堂拜片，知道又添了個同事了；並且也是老朋友，因此動了請客之念，定了日子，就在芙蓉巷本公館裡擺起宴來。一共擺了五席，所請的無非是紅紅兒的候補道府，內中有許多與我這書上無乾的，就不去一一瑣敘了。內中請的第一個客，就是陳蕙裳中丞。所以這天的客，因為有他在內，都是恐怕落在護院後的，紛紛早到。及至護院到時，一律還他僚屬規矩，站班迎接。等到定席時候，護院自是當中第一位，卻請了新委善後局提調蕭志何及陳兩堂兩個陪他，下餘在兩旁分排了四席。護院入座之後，先交代說：「我們都是老朋友，斷不可拘禮節，只管開懷暢飲。總要和十年前，我們在鵲華橋（濟南冶游之地）玩笑一般才好。」眾人領命，無不痛飲。上過幾道熱炒之後，廚子捧了活鯉魚上來，請示做法（濟南風氣如此）。護院道：「別人總歡喜一半醋溜，不是就紅燒，一半總是清燉。我今天變個樣兒，一半拿來炒片，一半做口湯喝罷。」廚子領命下去。護院對志何、兩堂道：「你看他們都是靜悄悄的，你兩個何妨分到兩面去打個通關，只當是代我的。他們誰歡喜和我豁拳，就請他們來。」志何、兩堂兩個奉命，便分頭去豁拳。

兩堂的拳本來不濟，打了兩桌十二個人的通關，倒輸了八個直落五，不覺酩酊大醉。恰好家人捧上炒魚片來，兩堂道：

「這、這、這是老師點的菜，你們嚐嚐。」說到這裡，忽然想起離座久了，老師沒有人陪坐，並且打完了通關，也要去錯差。

於是一蹶一蹶的仍走到首席上，抬頭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：原來那位護院陳大帥不見了。暗想：「莫非也到旁席豁拳去了？」回身要到那邊席上去時，不料一回身，和志何撞個滿懷。兩堂道：「老，老，老師呢？」志何道：「沒在那邊？」兩堂道：

「那，那麼，到，到，到那裡去了？」志何道：「人多眼亂，你仔細看看，難道飛了去不成？」兩堂又一蹶一蹶的走了一遍，那裡有個護院的影子。一眼瞥見了仰方，便一把拉住道，「你，你，你是主人，可，可，可看見老，老，老師在那裡？」仰方愕然道：「沒看見。那裡去了？」於是四面八方一尋，花廳裡、書房裡沒有一處不尋到，那裡有個影子？鬧的大家席都不坐了，都在那裡驚奇道怪。只見門上家人來說：「撫院早已去了。臨走交代家人，不要驚動，所以家人沒敢上來回。」仰方道：

「好混帳！撫院交代不要驚動，你就直到此刻才來回？沒叫我們把地皮翻過來。找去！」家人道：「家人在外頭伺候，這會才聽說上頭找陳撫院。」志何道：「不要說這些閒話了。你可知撫院到那裡去的？」家人道：「聽那邊管家交代頂馬的，是說光通書局，只怕是拜浦大人去了。」志何道：「哦，是了！」

聽說浦明理今夜也請客。他那裡湖光月色，正是好的時候，所以老師急著去了。我們趕去伺候罷。」於是主客一眾，也不終席，轎馬紛紛，都投光通書局而去。

且說這光通書局的總撰述姓浦，名秀，字子秀，本是個秀才，係本省文登縣人，明朝浦汝器（名輓）先生之後。真是胸羅經史，學富五車。又操了一枝好文筆，發起議論來，無論新學舊學，都說得有條有理，因此人家送他一個綽號，叫做「浦明理」。久而久之，就把這混名叫成真名了。浦明理又從附生上捐了一個道員職銜，到省裡開了這個光通書局，專門編譯新書，嘉惠來學。這座書局卻開在大明湖旁邊，客堂背後便緊靠著湖，還有幾弓餘地，開了個小小花園。這天設了兩席，也是專請撫院吃酒。因為是七月天氣，要取涼爽，把兩席都擺在客堂後面的月台上。田仰方等大隊人馬趕到，看見門外有幾名戈什，便不等通報，一直進去。走到客堂前面，已聽得裡面管弦嘹亮，絲竹噉嘈，一片歌聲，行雲被遏。明理聽得有客來，連忙到客堂招呼。仰方道了來意，眾人分列坐定，仰方便到席上去看撫院。誰知履舄交錯，裙履紛陳，當中也獨少了個撫院。

仰方不免向同席各人招呼。叫來的妓女多半認識仰方的，也都一一招呼。仰方便問：「怎的不見老師？」眾人道：「方才吃的有點倦意，說是到花園散步去了。」仰方別過眾人，出了客堂，從側首轉到花園裡去。

這花園只有一座小小亭子，兩間起坐地方，那裡有甚麼撫院蹤跡？好在月色甚好，順著路繞到客堂西面一個院子裡，仍是五間正屋，兩道游廊，裡面便是浦明理的編輯房。仰方是極熟的熟人，平日都走動慣的；看見編輯房裡有燈亮，疑心撫院在裡面，便順腳走到門前，掀起簾子，往裡一看，不覺吃了一大驚，連忙退了出來，心中十分懊惱。低著頭從迴廊東面的一條長夾弄走出去，意思要仍到客堂裡去坐。剛剛走到弄口，遇見了浦明理，問：「老師在裡面麼？」仰方順口答道：「沒看見。」明理便向弄裡走去，恰好在廊下遇見了撫院。便道：「今天這鴨子燒得很好，清大帥上席。」陳蕙裳笑吟吟道：「其實我已經吃飽了。」說著，便一同出去。經過客堂，眾人一律站起來伺候。仰方是那邊的主人，不免要向前道歉。撫院搭訕著招呼兩句，重新入席。浦明理要添席讓眾人，眾人一定不肯，只在外面伺候撫院。陳蕙裳只吃了兩片餛飩，便起身走了。眾人送過他之後，也就紛紛各散，各人歸去，都無事可表。

單說田仰方回去之後，一肚子沒好氣，也不歸上房，獨自一個坐在書房裡發氣。幾個家人看見老爺顏色不好，不敢去睡，輪著班在外面伺候。原來田仰方是個南邊人，雖然在外處也多年，卻有一種婆婆媽媽氣，永遠不肯破除的。平生忌諱的事最多，大凡同寅中沒有一個不知道他肚子裡有一部《婆經大纂》的。今天晚上他自以為大不祥，回來第一件便想法子拔除不祥；然而這件事又不願意和人家商量，獨自一個悶在肚裡，直挺挺的坐了半夜。到了十二點多鐘時候，叫了一聲：「來！」

家人連忙走進去。仰方卻拿出一張一百弔京錢（即五十千大錢也）的票子出來道，「去買鞭炮來。」家人道：「現在買，是明天買？」仰方怒道：「明天買我還現在使你？」家人道：

「買多少？」仰方拍桌子道：「給你多少錢就買多少，怎麼你越鬧越糊塗了。」家人退了兩步，又回身問道：「請老爺的示，要買多少一掛的？」仰方頓足道：「誰要你那多少觀瑣，多的、少的、大的、小的，盡錢買就是了。」那人才退了下去。他又叫一聲：「來！」家人回轉來，仰方道：「帶買一對一斤重的蠟燭來。」家人答應去了。你想時候已經半夜了；況且又不近年，又不近節，誰家預備那許多鞭炮？幸而是在熱天，人家睡得遲，那家人領了命，走到外面南貨店裡、廣貨店裡，一家一家的打開了門去

湊買，差不多到兩點鐘光景，才買了三十多吊錢的鞭炮，與及一對蠟燭。再要買也沒處去買了，樂得賺了十幾吊錢回去銷差。誰知仰方已在那裡等得心焦，暴跳如雷的在那裡罵了。一見了家人回來，便叫到上房取蠟扦來，先把蠟燭點上，然後叫家人們輪著把鞭炮一掛一掛的燃放起來，鬧得砰訇之聲連綿不斷，把上房的太太、姨太太都鬧醒了；小孩子也嚇唬的哭了。丫頭老媽子一個個都從睡夢中驚起，打聽得是老爺動氣呢，便都不敢聲張。只冤了左右鄰居，半夜三更被他吵醒了，不能再睡，好容易盼得他停了一會，正好朦朧睡去，他那裡又是嘩喇喇的一陣，又驚醒了。七月裡夜還短，足足被他鬧到天亮，還只滿腹疑團，不知是何事故。

卻說仰方鬧到天亮，漸漸氣也平了，人也乏了，便在書房榻上朦朧睡去。這一睡直到下午兩點多鐘才起來。梳洗過後，無精打采，獨自一個在那裡納悶。昨天的悶是怒，今天的悶是怯。怒是以為遇了不祥，怯是恐怕撫院見怪。在我本是無心，在他未免芥蒂。既不便自己去招賠不是，又不便托人轉彎，並且要刺探他喜怒，也無從下手。一時間心亂如麻，沒得主意，連茶飯也無心去吃。呆呆的想到五點鐘時，方才得了主意。隨便吃些點心，打點停當，徑到鵲華橋去。

原來濟南的鵲華橋，猶如上海四馬路一般，是個煙花所在。

內中一家妓院有個姑娘，名叫巧鈴，生得有幾分姿色。再靠著點脂粉，便裝點得國色無雙。若論她的技藝，卻是吹彈歌唱，無一不精；應酬客人，便是活潑玲瓏，隨機應變，因人而施，因此在濟南享了個第一豔名。田仰方一向在她那裡化的錢不少，卻是除了吃酒帶局之外，別無他事。今天仰方正是去訪她。她一見了仰方，便漲紅雙頰，叫得一聲田大人，便低下了頭。仰方反想點閒話去和她周旋。敷衍過了一會，巧鈴紅了雙眼說道：

「這碗飯真不是人吃的！甚麼事都鬧得不由自主。碰了大人老爺們肯原諒的，就是當姑娘們的造化；不然啊，今天翻了醋瓶，明天搗了醋缸，當姑娘的一肚子委屈，除非向閻王爺訴去。」